

世纪黄昏

潘浩泉 著

我以沉痛的心情，遵照
你的意愿，处理你遗留的文字，
包括这部手记……

手记是你生活的纪实，
其中有你最隐秘的故事和心灵
深处的原始声音。……我
几乎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位中
年男人的“情史”……

我从手记中筛选一百
六十四节公开出版……

请允许我引用拜伦的
诗句，为你的手记向读者说
句“广告词”：

“有人想看灵魂么？”

◆ 安/徽/文/艺/出/版/社

潘浩泉 ● 著

世纪黄昏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纪黄昏

潘浩泉 著

责任编辑:刘 哲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巢湖地区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875

插 页:2

字 数:230,000

版 次: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53-2/I·1445

定 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作家冯天一是一个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他在遭受种种失落和挫折之后,试图通过对女性的涉猎,寻求安慰,躲避现实,获取自我存在的证明。然而,却陷入更大的失落和挫折之中。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展示了一群文化人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心灵图像,传达了社会变革的阵痛,呼唤精神家园的守望与重建。同时,重新在两性之间审视男性的生命和灵魂,寻找心灵上的存在意义。

小说的叙述优美流畅,既有躁动不安的现代生活节律,更有澄澈的精神之思。

小说是一份世纪末的文人反省录。

序

黄毓璜

由于职业的关系，不乏阅读作者打印稿的机缘。此类“前发表”的阅读经验中，潘浩泉的《世纪黄昏》很能引发兴趣并交流的欲望。这自然包涵了我对这部长篇艺术构筑的精致以及形象内蕴富于超越性的赞赏。小说格调上透出一种清雅的书卷气，语言很见弹性与拉力，细节多具“心灵蒙太奇”效应，加之内在节奏的有机创设及其有序无序的从容编排，使得这部可以称做世情、人心的小说，生发出叩动心灵、激发神思的内聚力和延展力。

这些自然还称不得作品的“特点”，虽说小说时尚的淡疏于此，已经使它们显得难能可贵。不妨举为“特点”的是，这部作品在以贴实而又灵动的笔墨塑造了冯天一这个世纪末的畸零儿、一个在沉沦中挣扎的灵魂的时候，始终伴随着而且突现着“性”的命题，从而为我们审视这部作品取得了一个角度，提供了一个“小说与性”的思考方位。

“纯文学”范围内特别是号称“先锋”作品的“涉性”趋势的几曾高扬并不奇怪，这跟我们的国情有些联系。长期以来，一方面是“性文化”的畸形发达，反激了种种道德义愤、伦理信条和风俗约定；另一方面，“性科学”的贫困缺失，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认

知渠道的阻遏。原本谈不上新奇怪异的便多了几分新奇性和怪异化。当文学的探测企图对这种压抑和蒙昧实施冲扶时，涉性乃至写性的作品便应运而生。我们至少可以从小说写性的归向上看到诸如性压抑、性放纵、性炫耀、性厌倦、性崇拜、性变态等等类型。对于这些作品，不能离开整体构成去谈论是非得失，但我以为有一条界限似乎可以确立：如果文学面对的是整体的人（世界的人和人的世界），如果文学的表现不能等同于性文化的演绎和性科学的阐释，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说“性”理所当然地可以进入小说的同时，论定小说并不能从孤立的意义上进入“性”。

这样说的时侯，显然已经认定了一个道理：人性走到“性”这个区域本体，是无法展开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充分的展开和透彻的底蕴。性的解放或压抑、黯淡或辉煌，归根结蒂不是性本身的事，它本身也并无是非、美丑、善恶可言。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然”。一切美丑、善恶、是非都是加入了人的许多法则、关系，亦即区别开动物之性的人之性而被认定的。如人的尊严、人的抚爱、人的操守、人的自律他律等等。我因而在阅读《世纪黄昏》初稿的意见中说过：“作品中对性本身企图做出探讨、做出好恶褒贬都只能显得苍白，注定不得其果。只是借助性来表现‘人’时，它才是出色的”。发表稿几经作者增删很有改观，性的困扰更具生命整体的意义。而且，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一种抽象，一种由冯天一的“决战”、由他的屡战屡败而近于无能显示出的象征意味，互应着、汇入着其人自我失落、自我萎顿的生命题义。就是说，作为“性描写”在作品中远不是旨向和终极，它正好提示着，性在表现人上只能在“借助性质”上褒其美妙，作者并不冀望由其本身通向什么人类关怀或终极意义。时下有些作品给人吊死在性目标上的感受，恐怕正是从这里走向了误区。而《世纪黄昏》的超越性

也正是从这里有所体现，它不乏相当集中的性描写，却能够产生一种效应，使人“忘却性的目标，而转向其他较高尚的社会目标”。

这种“目标转移”是一种阅读效应，当然也是创造主体的初衷和先在设定。时代生活内情、文人部落处境、主人公心理变迁和灵魂拷问的三位一体，原是作者艺术目的之所在。性描写之所以成为一种选择，成为象征意味的需要与可能，正是因为在社会嬗变的某些畸态部位，“金钱与色相”不只为浮躁心理所趋鹜，也在价值标准和人生追求上抢占了位置。冯天一作为一个陷于贫病的文人，他的包括性能力在内的全部不幸与挣扎，正是从物质与精神双重意义上呈现了一种人生尴尬和精神错位，一种令人扼腕的病残。读者固然不会把兴味仅仅投向性的关注，也不会把冯天一的悲剧简单地归结为社会风尚抑或其人性格，但是，性的命题在这里恰恰是经由象征和直示，完成着一种双向的切入和延伸，启迪着一种社会与人的深度思考，即人如何在社会行走以及社会如何驱策人的行走。

作者对他的主人公孤独无助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沉沦的描摹是相当充分的，性的命题更强化了这种描摹的悲剧情味。然而，区别于那种旁观者的冷漠调侃，区别于那种一味抒发世纪末的悲凉和虚无，作者从创作心态和艺术表现都是热情的、介入的。小说原来的名称就叫《还魂草》，明显地寄寓了作者面对沉沦灵魂的呼唤。在初稿中，这种愿望十分强烈，以至促使作者为他的主人公设计“还魂”方案，让他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去实施忏悔求得灵魂的净化和解脱。其实，回归自然也只是一种意念，一种理想的皈依，事实上现实中人是无法从任何意义上回到“自然”的，书中提及的塔希其岛、瓦尔登湖以及作者着意描绘的白鹤

洲，可以寄托某种超越尘俗的精神，但这个精神至少是空茫甚至虚无的，虚无里面是无所创造的，尤其是小说，它不是“不负责任”的“诗”。鉴于这层想法，我当初在阅读意见中就针对小说结局发表过看法，以为这种旨在“还魂”的牵引，无异“轻易解脱了一个精神囚徒，轻易地把一个本该历经生活炼狱的孤独者开释了”。

当小说以《世纪黄昏》为题在《清明》杂志（一九九七年五、六期）载完时，我看到作者对这个结局已做了大幅度调整，大体是以“留白”代替了勉为其难的“展示光明”。我很能认同这种处置，它也许会给读者留下更多黄昏的怅惘，但它无疑更加强化了思考的契机和批判的力度。作者摆脱指路人的角色，并不意味着弃置路的寻觅和思考，何况，作品原不是囿于文人困扰包括性困扰的主题，他在集中解剖冯天一心灵的同时，还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文人部落的群象，包括相当“理想化”的方锦池，相当被钟爱的卢苇，以及带有古典色彩的梦雨，感应现代精神的李泱……这些人物的生存状况在反映了变革生活纷纭多彩的同时，展示了人生道路多重抉择的现状与可能。人生之路原有千万条，历史诚然否决“无为在歧路”，而急剧转型的社会、纷繁杂沓的时代，并不具体地为个人规定道路——路在你我之间，路在脚下。

一九九八年元月

梦雨致冯天一

我以沉痛的心情，遵照你的意愿，处理你遗留的文字，包括这部手记。这件事本不宜由我做，但你选择了我。

从你描述的我们之间的交往推测，手记是你人生的忠实记录，也是你面对自我摇摇欲坠的独白。

读你的手记是我三十年生命中的大事之一。你突然显露出某种令人颤栗的陌生。看来，在你生前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包括我——你心目中的红颜知己。

手记是你生活的纪实，其中有你最隐秘的故事和心灵深处的原始声音。然而，即使从文学的角度衡量，其价值也远远超过你苦心创作的所有作品，这似乎有点辛辣。更令人意外的是，我几乎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位中年男人的“情史”。你与这个世界的根本联系，说穿了，几乎也就是与几位女性的联系。

我从手记中筛选一百六十四节公开出版。我必须把其中的地名、人名(包括你的名字)全部更换，只有我的名字可以得天独厚地沿用你在手记中赋予我的代号：梦雨。“一春梦雨常飘瓦，终日灵风不满旗”，直到现在我才读懂你沉重的相思。

请允许我引用拜伦的诗句，为你的手记向读者说句“广告词”：

“有人想看灵魂么？”

生日与手记

今天是我生日，我四十六岁了。活了整整四十六年，然而真正生活了几年呢？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只顾匆匆朝前走，想不到留连一下沿途的风光，只是赶路的人，不是旅行者。

都说“生日快乐”，生日为什么跟快乐联在一起？生日倒是过得有些沉重才是。不妨在生日这天，对自己涉世以来的经历作些回顾和反省，甚至对有辱神圣生命的种种作些忏悔才是。生日应该是灵魂洗礼的节日。

美国有谚语：人生从四十开始。中国人一过四十就有老之将至的感觉，至少我是如此，“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原来古人也是如此。人的衰老不仅是皱纹的出现，不仅是牙齿的脱落，不仅是在满头青丝中蓦然发现一根刺眼的白发，人的衰老是从心的衰老开始的。我总以为老了，而人生最重要最艰难的时刻已经降临。好像一幕戏，各种铺垫结束，矛盾次第展开，高潮即将到来。我油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我要做件事：从今天开始，不妨写点手记。我记下这段“高潮”也就等于记下整个“戏剧”。我应当诚实。然而毛姆说过：“假如我写下自己生活中的每种行为和每个掠过我心头的思想，那么，世人就会以为我是个邪恶的怪物了。”可见人的所思所行不宜如实记录。不过我不必面对世人，只是面对自己，面对灵魂。

看来，我只有通过手记咀嚼生活，吮出少许浆汁，滋润干涸的心灵。对于自己的过失和丑恶，也许可以通过自己对自己的倾诉，获得一点赎救。

我就这样决定了，郑重甚至庄严地决定，并且就把这个决定作为献给我四十六岁生日的礼物。

诱 惑

如果每个人都把最隐秘的心理赤裸裸地显露出来，这如何了得？比如我，如果把内心的那个发烫的欲望公布于众，也许足以让D县文坛吓一跳：我想女人，想得如火如荼。不过我并非流氓，也算正人君子，不是躁动不安的青春时节，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不是光棍一个，夫妻关系正常。历史上从无追香逐艳的劣迹，倒有三起坐怀不乱的壮举……总之，过去我对女性纯洁得简直像个圣徒。

如今我却变了。

难道社会的开放，还包括性意识的开放？难道性心理作为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映，真的体现时代最深刻的愿望和恐惧么？春江水暖鸭先知么？

从地摊杂志到二十世纪西洋名著，从夏天大街上的“大腿博览会”到录像片上惊心动魄的性表演……诱惑委实太多，诱惑也是可怕的。那个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说得坦率，他还不能不看女人的大腿呢。我也是的。一路上看到漂亮女人，总要多看一眼。据说看一眼是君子，看第二眼就是小人了。小人就小人。

去年参加黄山笔会，作家们交谈的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就是情人。一个个如数家珍，轮到我交流时，我只好摇头，无话可说，顿有落伍的感觉，可怜的感觉，红脸的反倒是我了。

半个月后，D君光临我县写“报告文学”，身边果然有一女

郎，姓叶，婷婷玉立，大学刚刚毕业。这家伙仿佛口说无凭，眼见为实，硬要让我开开眼界，还不无示范的意味。尤其使我怦然心动的是，我们分别大约四五天后，突然接到叶小姐电话。她说她又来了，是来落实有关报告文学的具体事务的，约我晚上九点钟到她下榻的东方宾馆606房间去。末了还甜甜地重申：她是只身而来。我借故婉拒了。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朋友的情人想必也是不能欺的。虽说自己并无“欺”的意识，但也知道自己经不起诱惑，我有这个自知之明。出于礼貌，第二天中午为她送行，她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还异乎寻常地捏了捏，同时美目传情，又送我一张香喷喷的名片，再三强调，上面有她的电话号码。

一连几天我魂不守舍，仿佛她是D君的特使，特地赶来把我点化，以免远远地被抛在潮流的后边，甚至抛在文学的后边。那名片藏在衣袋里，似乎是信物，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它是她美丽胴体压缩而成。至于握手时那异乎寻常的一捏，那令人陶醉的感觉，一直埋在手上，像名片的香味一样，不断绵长地飘曳。此后，我心旌的摇动仿佛全由那一捏所致，像按动了什么神秘的按钮。不过如果没有电源，没有与按钮相通的线路，仅有按钮又有何用？重要的是，我早已是个带“电”的人了。

从此以后，我开始涉猎甚至培养我的“情人”，开始以一种新的目光重新审视周围的女性。生命的旅程忽然出现一个神秘莫测的“黑洞”。

总之，我变了——这既是我的感喟、哀叹，又像理直气壮的声明。真是见鬼。

女人是太阳

从此，女人成了我天空的太阳。

第一个涉猎的就是住在我对面楼上的式昭。她是我第一位情人，如果可以称为情人的话。她之所以成为我的情人，并非仅仅因为我们近在咫尺，也并非因为她曾是风流美貌的演员。

第二个就是远在E县的梦雨了。

梦雨是个古典而浪漫的女性。她与一位画家的初恋是失败的，也许直到现在她还没有走出那片阴影。她一度企图轻生，写过许多绝望的诗文，凄冷得透出寒气。她慕名找过我，大约是六七年前的一个初冬的雨天，在博物馆的小楼上。她穿了件蓝布衫，双排扣，大翻领，肩挎我们红卫兵挎过的黄包，显得质朴、清纯，像早春的一枝柳条。交谈很是投机，内容也广泛，有一种淡淡的说不清的意蕴飘浮于我们谈话的内容之上，像当时窗外屋顶上那片若有若无的水气。每次回想起来，总觉得很美，有点像川端康成笔下的小说。那场淅淅沥沥的冬雨至今还在我记忆里温暖。我们由此相识，相知，又都相见恨晚。可惜，她后来的婚姻也是失败的。她太罗曼蒂克了。一次游黄山，在玉屏楼的一块人迹罕至的僻静处，发现一叠用石块压着的纸，折成鸽子状，上书“有缘人收”，拆开一看，是位姓唐的男士写的，介绍自己的身世和失恋，愿有缘的女士与他联系。信写得文采飞扬，字写得龙飞凤舞。同是天涯沦落人，梦雨因此动心，真的信了缘份。于是鸿雁来往，一年之后结婚，婚礼竟在黄山举行。然而婚后并不幸福。梦雨的感情上始终有片荒芜，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我丝毫没有填补那片“荒芜”的念头，尽管我意识到那片“荒芜”向我开放。那时我对女人几乎麻木，我纯粹以老师的身份，倾听她关于文学以及文学以外的诉说。直到去年，就在我与式昭偷食禁果后，终于越界飞行，但仍是有限区的。现在我想踏上禁区，不知她意识到没有，她敏感得很。

如果说式昭是情人，梦雨就是准情人了。

隐 私

从此我就有了一个秘密，巨大而黑暗的秘密，叫隐私也许更确切。这是一个允许隐私存在的时代，受法律保护，不揣个隐私，好像不识抬举，白白浪费似的。

以前过的是几乎没有隐私的生活，即使有一点，那也是我和秋明（梦雨注：天一的妻子）所共有的，唯一例外的就是那份始终没有突破二位数的私房钱。如今有了隐私，纯属自己的。它有时像糖块，使你慢慢地甜，有时却像粗糙的石头，使你感到重压和疼痛；有时它更像自己自讨没趣地为自己竖了面镜子，反而照出生命的苍白。我曾经联合妻儿，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与物质的重压抗衡（结果至少可算平局），而面临这种生命苍白的反抗，只有独自为战，苦苦挣扎了，自然胜败难卜。

不过，总要反抗，与其说来之于理念，不如说来之于本能，因此，我还从中嗅出作为一个男人才能嗅出的悲壮。

梦雨来信(一)

梦雨寄来生日贺卡和信。梦雨来信就是我的节日。一如我的来信就是她的节日一样。我把来信摘录下来，好像这样便能刻入记忆。

祝你生日快乐。为了挑选一张我满意的贺卡，我走了七八家商店，临买的时候才发现，口袋里只有五毛钱，惶恐极了，只好回去拿。寄出时本想寄挂号，营业员非要我写上名字不可，当然我可以写“梦雨”，但又觉得还是不写为好，最后寄了平信。耽误了半天，也许你生日过后才能收到。

最近我迷上了蔡琴，正为她“发烧”。不过她最动听的倒不是走红的《恰似你的温柔》，而是《卿卿如晤》，一首关于情书的心曲。此刻给你写信，耳边正回荡它缠绵的旋律。我喜欢蔡琴，除了她的歌声迷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并不漂亮，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唱出如此动人的歌，其中另有一种东西使我感动。

这几天在看你送我的《夏洛蒂·勃朗特书信》，都是在夜深人静。这时候所有生灵处于神秘状态，而我更容易滋生缤纷的思绪，可惜它没有翅膀。

夏洛蒂与大诗人骚塞的通信极好。你看骚塞是怎样对勃朗特说的：“……要写诗就为写诗而写诗，不要为出人头地不要为成名成家写诗。你越不抱有那样的目的，你的诗就越有可能具有诗的价值，而最终越有可能达到诗的境界，这

样写诗，对于心胸和心灵都是健康的，它可以作为慰藉心灵提高心灵的最可靠的手段，仅次于宗教。”

我从这部书简中看到了夏洛蒂从少女到少妇的生活经历。她的坚韧、刚毅，特别是甘于孤寂，蔑视权贵的气质，深深打动了我。她身上有比简·爱更深刻的东西。生活中不是有人过份地热衷钱财奢华吗？为什么不能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寻求一种境界呢？也许，清贫也好，孤独也好，都是上苍对我们的恩赐呢——如果说，上苍把我们看作一个真正的人的话。

梦雨，你崇尚的境界也是我过去崇尚的，更是我过去希望你崇尚的，然而现在我不想崇尚了。以往我在生活的急流中是一条船，虽然小，但有自己的舵、帆，有自己的航道，现在我几乎是块木头，在生活的急流中漂流，甚至想跟你一同漂流，你知道吗？

冰冻三尺

现在想来，我的沉沦是有过程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是有前兆的，从细微处开始的，正如“风起于青萍之末”。

比如，每天上班，宁愿多走一点路也要从洞天镭射厅经过。D城录像厅星罗棋布，有镭射的也不少，但大都设施简陋，唯有洞天镭射厅装潢华丽，使人觉得只有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才与它放映的内容相适应。镭射片的好处是无法删剪，这就确保那些三级片的原汁原味。我是在听人介绍了这个至关重要的特点之后才看镭射的。虽然大开眼界，只能偶尔为之，票价太贵，二十块。

只有放到令我垂涎三尺的片子才忍痛一看。平时，只是从它身旁走一走，把它作为一个风景，看看上映什么片子，看看有没有非看不可的片子，即使没有非看不可的片子，也能从那些诱人的片名中，咂出一点什么来滋润一下心底那个疯长的欲念。

比如，有时夜里，实在无聊就到南城巷去逛逛。南城巷又细又长且弯弯曲曲，原来毫不起眼，后来巷子里的人突然灵机一动，把房子全都改成店铺，主要是小饭馆、服装店和理发店。由于巷子窄，从巷子走一走，两面商店跟你比肩而立，这就使人觉得亲切。服装店总是让人眼花缭乱，饭店自然香气四溢，而发廊里的洗发膏、洗发露在热水的浸泡下，在电吹风的吹拂下，散发出一种热烘烘的怪味，那是一种容易令人瞌睡的芬芳。它是我们D城的呼吸。南城巷简直就是D城的一条绶带。何子桐说得刻薄，他说是D城的裤带，还说出了理由：饭店多，吃多了自然要松裤带，至于发廊、发屋，自从温州人涉足后，不乏色情色彩。也许倒是何子桐这句话对我产生了广告效应，从此我更加注目发廊了。发廊尽管形形色色，至少有三点是共同的，一是门窗全是玻璃，朝里一瞥，一切尽收眼底（这也曾使我纳闷，如此透明，色情服务何以进行？）。二是装潢讲究。由于竞争激烈，装潢不惜工本，有的在店名上下功夫。比如：红灯发厅、温州女发屋，有的挂大幅近乎色情的图片。三，理发的是清一色的妙龄女郎，且浓妆艳抹。如果夜间走进巷子，踏着音乐的节拍一路看去，发师们理发的如歌似舞的姿势，偶尔朝你投来一个娇媚的眼神和笑容，令人觉得这是一种免费的准色情表演。说穿了，我进南城巷主要是欣赏发廊，我欣赏发廊就是欣赏那些发师，我欣赏发师就是欣赏那些眼神和笑容，甚至暗地里盼望那些眼神和笑容里有更明确、更撩人的表示。然而几乎没有。发师们只看我头发，再看衣着，其余一